

随笔二则

一 向古老剧种学点悟性

■文/毛志成

中国的古老剧种很多，如京剧、豫剧、河北梆子、秦腔等等。至于这样的剧种本身，命运如何，前景如何，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，暂不细说。我这里要说的是眼下的“现代演员”，如演电影电视的，演话剧的，当歌星、笑星的或什么什么星的，不妨先向中国古老剧种学一点悟性或“唱念做打”的基本功。

例如，中国的古老剧种之一京剧，演《空城计》时，台上只有一个用纸或用布画成的假“城”。司马懿来攻城，代表千军万马的无非是几个龙套式的角色。但台下的人听“诸葛亮”那么一唱，硬是觉得这事很“真”，好像真的看到了一个战场、十万大军、一座孤城。另一出戏《三岔口》里的一场打斗，主要道具和演员无非是一张桌子，三个演员。台下的人看得却颇入境，好像真的看到了一场颇真实的武打。

倒是电视里的古战场、古战斗、古武打，动用了那样多的大场面，那样多的人，那样真刀真枪的武打，甚而动用了那样眼花缭乱的情节和那样如仙似神的“特异功能”“玄奥法力”，观众还是看到了虚、假、浮。

原因在哪里呢？我看至少有一条：古老剧种演的戏，明明白白告诉观众那是戏。于是便一下子把观众带到了特定的也特殊的审美境界：尊重的是另一种真实

——艺术真实，演技真实，才艺真实。也就是说，戏是要人们去欣赏的，戏里的事儿、词儿、曲儿、腔儿是要人们去体会和品味的，而不是要人们去看那样的戏是否比真事还真。若是只追求俗里俗气的“真”，何必必要坐进剧场或坐在屏幕面前？跑到大街上、大地上、大乱子面前去看即可。包括演的是两口子之间的事，或一个嫖男和一个娼女之间的事，古老剧种中绝对不将真床真枕摆在台上。有一点象征性的动作情态、三五句的说和唱，就足矣了。而且，观众又可能觉得同样真实，因为那是艺术之真。今天搞现代戏剧的，应该向古老剧种学一点什么悟性呢？我看第一个就是：懂得艺术只能是艺术，必须是艺术，首先是艺术，而艺术品位又必须首先是文明品位，文化品位。切切不可把粗糙而俗野的生活现实弄到艺术的特殊楼堂馆所里。
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这句话用之于眼下的演艺圈，很可能已经不属实。一曲成名、一戏成名、一段儿（如相声）成名、一夜成名的事已经太多太多。而上面的那句话用之于古老剧种或前代艺人，却是言之有据的。古老剧种中的唱、念、做、打，大都是师父、徒弟一句一句和一招一式教的，学的，来不得半点假！体味或学习那一唱一念，一做一打，很苦但又很值得，因为那是真功夫！外行人之

所以只能做观众，至多只能做票友，而和内行人相比毕竟有区别。区别就在于内行的功夫既真又深，艺界中太笨的人，叫“棒槌”；太浮的人，叫“混子”。这两种人，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内行。

真功夫与假招子，有根本性的差异。眼下，喜欢唱几首歌的人或喜欢逗几句贫嘴的人，虽然都有可能到台上充当一番演员、艺人（甚而“明星”），但你若是真的很认真地听过看过真内行的唱和演，且又听得、看得入实入深，就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非是棒槌，是混子。有此自知，有此悟性，不但难能可贵，而且此后的成功希望就会大些。然而目前，又很可能是棒槌、混子最容易镀金的时代。几日子里就成名、就发财的事，也不乏其例。我多次说过，当“明星”容易，当货真价实的演员、艺人很难。

在很多影星、歌星、笑星面前，我为什么突然提起向古老剧种搞一点拜师学艺之举呢？根本的意思是古老剧种有三“重”（即重视）：重学、重练、重悟。其中的“悟”，包括德悟、才悟、艺悟。一个演员既不能悟出艺德之贵，艺海之深，又不能悟出艺源于学，技源于练，只是瞪着两眼翘盼出名，流着口水追逐发财，其实是连合格的艺人也未达标的，只能去做这样那样的艺贩或艺丐。